

汉字学十六讲

林志强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anzixue Shiliujiang

汉字学十六讲

林志强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学十六讲 / 林志强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04-051691-3

I. ①汉… II. ①林… III. ①汉字-文字学-教材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2869 号

策划编辑 张晶晶 责任编辑 时俊龙 张晶晶 特约编辑 魏宜辉 封面设计 张文豪 责任印制 高忠富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http://www.hep.com.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shanghai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http://www.hepmall.com
印 张	17.25		http://www.hepmall.cn
插 页	1 页		
字 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51691-00

目 录

第一讲	揭示汉字奥秘的学问：汉字学	001
壹	汉语文字学的名义	001
贰	汉语文字学的内容	002
叁	学习汉字学的作用	003
第二讲	观物取象的符号生成：汉字的创造(一)	009
壹	汉字起源的几种学说及评价	009
贰	考古发现与汉字的起源	018
第三讲	观物取象的符号生成：汉字的创造(二)	025
壹	原始思维、原始艺术与汉字创造	025
贰	多元因素构建的汉字体系	029
第四讲	篆隶草真的漫漫旅途：汉字的演变(一)	031
壹	商代文字	032
贰	西周春秋文字	041
第五讲	篆隶草真的漫漫旅途：汉字的演变(二)	057
壹	秦系文字	057
贰	六国文字	067
	附：传抄古文的形态变化及相关问题	081

第六讲	篆隶草真的漫漫旅途：汉字的演变(三)	087
壹	隶变与隶书	087
贰	草书、楷书和行书	095
第七讲	篆隶草真的漫漫旅途：汉字的演变(四)	099
壹	汉字流变的主要趋势	099
贰	汉字发展方向的思考	107
	附：汉字的行废现象	115
第八讲	二维组合与三位一体：汉字的结构(一)	124
壹	“六书”理论述略	124
贰	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	129
第九讲	二维组合与三位一体：汉字的结构(二)	140
壹	象形字与指事字	140
贰	会意字与会意思维	145
第十讲	二维组合与三位一体：汉字的结构(三)	159
壹	形声字(上)	159
贰	形声字(下)	165
叁	转注和假借	176
第十一讲	汉字分析的理论探索	187
壹	汉字初文的“同象异字”现象	187
贰	汉字偏旁的切分与汉字的分析	198
叁	汉字理据的显隐与汉字和汉语的内在关系	204
第十二讲	文中日月,字里乾坤：汉字与汉字文化(一)	210
壹	汉字阐释的新学科——汉字文化学	211

貳 汉字知识的普及与传统文化的继承	215
第十三讲 文中日月,字里乾坤:汉字与汉字文化(二)	223
壹 汉字形义关系的动态结构与文化阐释	223
貳 汉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与文化内涵	229
第十四讲 文化的使者:汉字的域外传播和文化引进	235
壹 汉字的域外传播与汉字文化扩散波	235
貳 汉字对外来文化的引进	238
第十五讲 前辈心得,后学津梁:古代汉字学研习方法	
述略(一)	242
壹 打好基础,研读经典	242
貳 学习理论,重视材料	245
第十六讲 前辈心得,后学津梁:古代汉字学研习方法	
述略(二)	251
壹 了解历史,关注现状	251
貳 动手动脑,尝试研究	254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65

第一讲

揭示汉字奥秘的学问：汉字学

凡读书必先识字。汉字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好像是没有什么生疏感的。汉字就在我们身边，天天相伴，就像朋友和家人一样。但当具体问起某个字的来龙去脉和具体含义的时候，我们似乎又说不清道不明，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好像总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与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样看起来，我们身边的汉字，确实与我们似近又远，似亲又疏。为了真正理解身边的汉字，我们必须学习一门传统的学问——汉语文字学。下面先简单讲述这门学问的名实及其功用，作为第一讲的内容。

壹 汉语文字学的名义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语文字学”就是研究记录汉语之书写符号——汉字的有关问题的学问。

汉语文字学以前又叫“文字学”或“中国文字学”。从字面的名实关系看，文字学或中国文字学之称都有失严密。因为文字学实即“普通文字学”，它不研究个别文字体系，而是研究从个别文字体系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文字体系的性质、功能、结构、类型等问题。汉字只是世界上几百种文字中的一种，把研究汉字的学问称为文字学，难免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中国文字学比文字学的概念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汉字之外，还存在着二十余种其他类型的文字，如辽之契丹文字、金之女真文字、西夏文字、元之八思巴文，还有彝文、纳西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对这些文字的研究，也应包括在中国文字学范围之内。所以把汉语文字学称为中国文字学也有失贴切。

但是，用文字学或中国文字学来指称汉语文字学，又有着历史渊源。文字学是旧时“小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所指当然是汉语文字学，就如同“音韵学”是指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是指汉语训诂学一样。唐兰著有《中国文字学》，其所研究的对象也是汉

字。正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我们平常在指称汉语文字学的时候，还常用文字学或中国文字学来称呼，这是约定俗成的，并不妨碍相互的交流 and 理解。

此外，汉语文字学也简称“汉字学”，这个简称严格来讲也有问题，因为汉字在历史上曾经被借用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他们用汉字来记录各自的语言，而不是用来记录汉语。研究朝鲜汉字、日本汉字等也可称为汉字学，这个范围比汉语文字学要大。当然，用汉字学来指称汉语文字学也有约定俗成的原因，现在以汉字学为名的汉语文字学的论著很多，也不妨碍大家的理解。

总而言之，研究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的学问，准确的称呼应是汉语文字学，文字学、中国文字学或汉字学等称呼虽然从严格意义上看并不严密准确，但由于传统和约定俗成，人们用它们来指称汉语文字学，也是可以的，并不妨碍互相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本书在指称汉语文字学时，有时也按习惯称为文字学、中国文字学或汉字学。

贰 汉语文字学的内容

汉语文字学从历时的角度看，可以分为古代汉字学、近代汉字学和现代汉字学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互有区别，但又联系密切，共同构成了汉语文字学从古到今的全部内容和完整体系。

古代汉字学包括传统文字学和古文字学。传统文字学主要指《说文》学。《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的作品，是中国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面世后，历代研究它的学者和著作不计其数，形成了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研究中国文字的专门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直至今日仍然吸引了许多学者为之奋斗。古文字学是研究古文字和古文字记录的古代文献的学问，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下出土的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古文字资料，也包括秦汉以后历代传抄的古文字资料。古文字学与《说文》学、出土文献学、古器物学、历史考古学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古文字学内部又可分为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等小分支，上起汉字起源，下迄隶书成熟，属于汉字流变的历史长河的上游阶段。

近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魏以来直至“五四”时期的各种文字现象，包括隶书、草书、楷书、正字、俗字等。其中俗文字学的研究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成为近代汉字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近代汉字学承其前之古代文字学而启其后之现代汉字学，属于汉字流变的历史长河的中游阶段。

一般认为，现代汉字是指记录现代汉语的文字，古今汉语的划分一般以“五四”时期为界，因此现代汉字当指“五四”以后的汉字。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汉字的字量字形音字序等属性问题、现代汉字的学习使用和汉字信息处

理等应用问题以及汉字的发展前途问题。它与古代文字学、近代汉字学、计算机科学、中文信息处理、认知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切关系。现代汉字学所涉及的范围,属于汉字流变的历史长河的下游阶段。

把汉语文字学分为古代汉字学、近代汉字学和现代汉字学,当然只是从历时的角度所做的最粗疏的但也是最概括的分类。实际上,汉语文字学本身内涵已经十分丰富,同时它又是一门边缘学科,与许多学科都有密切关系,人们可以从汉字学内部再进行细分,还可以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对汉字进行研究,从而可以分出很多的类别。比如,从民间造字和用字的角度,可以分出俗文字学;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汉字,可以分出汉字文化学;从心理的角度研究汉字,可以分出汉字心理学;从计算机或信息处理的角度,可以分出计算文字学;从汉字与其他文字比较的角度,可以分出比较文字学,等等。这样的分类将会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出现,就像一棵参天大树,随着岁月的增长,新枝也会与时俱增,不断发展,这里就无法详细列举了。

叁 学习汉字学的作用

本书涉及汉字学和汉字文化学的内容,下面主要谈谈学习汉字学的作用。

一、对研究语言文字学的作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每个汉字都具备形、音、义三要素,三者互相联系。语言文字之学,旧时称“小学”,包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也是形、音、义融会贯通的学问。形、音、义三者互求的理论,古代的学者多有探索,至清代而臻于完善,使得汉字研究和汉语研究紧密结合,对语言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只举两点进行说明:

(1)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文字的形体和意义有密切的联系,通过文字形义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对字义、词义的理解。比如“它”本是象形字,象蛇之形。后因“它”常被借为代词,故又加“虫”而作“蛇”。所以《说文解字·它部》云:“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蛇,它或从虫。”罗泌《路史》中的“四它卫之”,罗莘注作“四蛇卫之”。又如,文字之“字”,本指生儿育女。王充《论衡·气寿篇》:“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子死。”《山海经·中山经》:“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华(花)而员(圆)叶,其实如兰,服之不字。”其中的“字”,都是生育的意思。为什么“字”有生育之义呢?原来“字”字从“宀”从“子”,“宀”表示房子,其下有“子”,即表在家生儿育女之意。生育子女后,接着就要抚养、爱护他们。所以“字”又引申出抚养、爱护之义。《左传·成公十一年》“又不能

字人之孤而杀之”，《尚书·康诰》“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其“字”字即养、爱之义。那么“字”为什么又可以指称“文字”呢？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按照许慎的说法，依类象形的叫作“文”，形声相益的叫作“字”，“字”是由“文”所孳乳衍生出来的。由独体之“文”孳生出合体之“字”，就像人类生儿育女那样，是男女结合繁殖孳生的结果。^①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夫文字者……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即是此意。可见，如果我们对汉字形义关系有所了解，对字义以及字义的引申发展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能够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2) 汉字中的形声字，不仅保持汉字以形表意的特点，还生发出以形表音的新质，使得汉字在记录汉语的时候走上了音义兼表的科学道路。形声字中的声符，表示其所记录之词的读音。声符对于语言研究的作用，至少有以下三端：其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语音时而变，而文字终古不易，则声符实为古音之活化石，有助于辨识其字其词在古代的读音。如“江”“工”二字，今读迥异，但“江”从“工”声，两者古读同为东部。前人研究古韵，在韵字系联之外，即得力于汉字之谐声偏旁，所谓“同谐声者必同部”是也。如“羊”属阳部，则“详”“祥”“庠”“翔”等从羊得声之字，亦归阳部。其二，声符反映了上古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例如，“房”从“方”声，但“阿房宫”之“房”读 páng，“悲”从“非”声，而其字读 bēi，都反映了古无轻唇音的现象。又比如“恃”“特”“等”三者均以“寺”为声。“恃”为之心部字，阴声韵；“特”为鹿部字，入声韵；“等”为蒸部字，阳声韵。这正反映了阴、阳、入对转的关系。“恣”读阴声韵，但它的繁体“態”，从“能”得声，是阳声韵，也是同样的道理。其三，有些形声字的声符具有示源作用，可以帮助辨别汉语的一部分同源词。宋人有所谓“右文说”，后人演绎为“右文学”，即专门研究声符之表意作用，进而揭示同源关系。沈括《梦溪笔谈》云：“所谓‘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戔为义也。”依此类推，从“丕”得声之字大多有“细、直而长”的意思，如“经”是织布机上的纵线，“径”是小路，“脰”是膝盖到脚跟的部分，都有“细、直而长”的特点。汉字声符的示源作用，使得我们的思路从“以声为义”到“声近义通”“因声求义”，这对同源词的探索，对训诂学的研究，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研究传统文化的作用

张怀瓘《书断》说，汉字具有“著明万事，记往知来，名言诸无，宰制群有”的功能，

^① 参见曾宪通《谈“文”说“字”话源流》，原载《中国大学教育》2001年第6期，收入《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说文解字·叙》则以为汉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一整套符号体系。可见汉字既记录了汉语，也记录了汉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文以载道，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不管是考古发现的地下出土材料，还是历代传世的地上传世文献，基本上都是用汉字记录的。我们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古书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汉字学的知识是很难胜任的。上文已经说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通过形体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掌握字义，这对理解一般的古书是十分有用的。如果是出土文献，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字记录的文献，则更需要专门的古文字学知识才可以进行学习和研究。一句话，不懂汉字，没有汉字学知识，就读不懂古书；读不懂古书，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二，汉字形体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它们本身就是汉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古往今来、方方面面。它们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再现了山川草木、花鸟虫鱼，体现着思想观念、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映照历史画面、生活情态……此外，汉字的书法、书画的结合、诗歌、对联、字谜等与汉字有关的文化现象，可谓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从汉字入手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新颖的角度，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汉字文化学正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但是，如果没有汉字学的知识，要从这个角度去挖掘和感受传统文化的意蕴，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三、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作用

汉字学是提高人文修养的根底之学，有着丰富的现实功用。读书人天天都要面对汉字。当我们具备了汉字学的知识，了解了汉字演变发展的轨迹，我们就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只觉得汉字是一个个毫无生机的硬性代码，而是一个个充满灵性的内涵丰富的符号。当我们面对诸如小说、诗歌、散文、对联、书法等以汉字作为载体的艺术形式时，我们就可能会多一分思考，多一点智慧。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说：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尤其不当忽略视觉一层，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艺术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是欧洲文字的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汉字说：“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鱗魴鳣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美国诗人庞德非常迷恋和崇拜汉字，他在字典上看到“旦”字时，就在旁边写道：“多么精彩的形象符号——诗之魂！”这些感悟，这些真言，都是源于对古代汉字的深切体验。又比如，由于汉字是形义关系密切的文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据形说义的故事，如有人以为“射”字由寸、身构成，其义当为“矮”，“矮”字由委、矢组合，其义应是“射”；“凤”字的繁体为“鳳”，由凡、鸟组成，平凡之鸟，其义乃是“鸭”，“鸭”字是甲、鸟拼合，甲等之鸟，其义原是“凤”。此类说法，看似有理，实则谬误，但如果没有汉字演变和汉字结构等方面的知识，也不好判断。再比如，报纸网络等媒体上也常有有关文字的话题，也需要我们具备文字学的知识，才能辨其是非，不为所惑。下面举两个在媒体上引起较多关注的例子。

2005年9月21日某都市报头版有标题作“平潭沉船清代瓷器竟有简体字”，非常醒目。在A4版以“沉船中清代瓷器竟有简体字”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导语称：“另一个巨大的谜团又让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三百多年前的清代沉船，但舱内一件器物上的‘双龙’两字，竟是建国后才有的简体字！”正文的小题目是：“谜团二：康熙瓷器怎么有简体字？”正文中写道：“在一个正面绘着梅花的小盘背面，用简体字写着‘双龙’，这两个被深深烧入瓷器的文字是工匠的姓名还是装饰的图案，为什么在清康熙年间就会出现简体字？专家难以解释，只表示小盘是标准的清康熙中期青花瓷器。”报道中用的“竟”字、感叹号、问号以及整个叙述语气，都充满了作者的惊讶之情。其之所以惊讶，是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导致的一种误解：简体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有的，怎么可能出现在清代？

其实，所谓的简体字，并非都是1949年后新造的文字。有许多简体字来源甚古，比如“從”字作“从”、“於”字作“于”，其来源可追溯到甲骨文。又如“亂”字作“乱”，见于魏碑；“難”字作“难”，见于明代，等等。

至于报道中出现的“双龙”二字，也绝非1949年以后才有。金韩道昭的《改并五音集韵》已说“雙”俗作“双”，其《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亦载“双”字，卷一四又部云：“双，与雙义同，俗用。”宋代刊行的《古列女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二四《道中》诗等都有“双”字。^①明代字典《字汇》也正

^① 参见张涌泉《字海杂俎·“雙”字孳乳考》，载《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涌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45—246页；原载《汉语俗字研究》附录一，岳麓书社1995年。按，张书岩等编著的《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认为“雙”字作“双”，最早出现在唐代敦煌变文写本中（第78页），张涌泉在上文的注文中指出：“‘双’字敦煌写本中未见。李乐毅《简化字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28称‘双’字已见于敦煌变文，盖据《敦煌变文集》误排的文字，不可从。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写本352号背《道经》（拟）：‘产生无难，母子双全。’该件并非藏经洞文献，而是今人利用原件纸背抄写，不可依以为据。”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涌泉卷》第246页。

式将“双”字收入。“龍”字作“龙”的问题，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时代也不迟。汉魏碑刻中，《白石神君碑》的“龙”作龍，《魏受禅表》的“龙”作龍，^①其右边都已写作“龙”。张书岩等编著的《简化字溯源》指出隋代《龙藏寺碑》和唐代敦煌变文写本中“龙”字就直接写作“龙”，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中“聋”字写作聾。“龙”与九都和现行简化字“龙”接近。^②从这些材料看，“龙”字当是截取“龙”的隶书偏旁再简化而成的，现有材料虽未能明确证明其最早出现的时间，但从上举相近字形来看，其出现时间当在元明时期或其后之清代。如报道属实，康熙年间青花瓷器上的“龙”字倒是可以作为此字出现的实物证据。所以清代有“龙”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把它拉到建国后反而觉得奇怪了。^③

2008年2月15日《重庆晨报》发表题为《神秘古书无人能识 土家文字横空出世?》的文章，一时大小网站纷纷转载，有的文章还附上图片。文章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个爱好民族文化器物收藏的生意人周永乐分别于2006年冬和2007年夏收购到两本内容相同的古书，书上的文字奇形怪状，是发现者、群众、专家都没见过的“天书”。文章又说：

土家族是公认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是，用同一种文字书写的“天书”却接连在渝、鄂、湘、黔四省市接合部的酉阳土家族聚居地被发现，历时两年无一人能识。这些文字到底是何人所写、所留，又为何人所拥有？它们是否就是土家族的文字？……如果能解开这些在乌江流域发现的书上所写的神秘文字，证实它们是土家族的文字，那么将会是土家族文化中重大的发现，改写我国少数民族史。

报道中还说，有关专家除怀疑这些文字为土家族文字外，还有的怀疑它们可能与苗族的“苗文”、瑶族的“女书”和水族的“水书”有关。

我们从有关网站所附的照片来看，所谓“天书”其实就是传抄古文中的隶古定文字，如“风”作“𠄎”、“长”作“尢”、“时”作“𠄎”等，都是典型的隶古定写法。先秦文字特别是六国文字被作为“古文”传抄下来的，后世叫作“传抄古文”，传抄古文是汉字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隶古定是传抄古文的一种形态，即用隶书（现在看到的多是楷书）笔法转写古文结构的文字，因为其转写多是机械转换，又加上转写者的个人因素，因

① 顾藹吉《隶辨》，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② 张书岩等《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③ 按报道发表的第二天，记者又采访了两位收藏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并以“专家释疑沉船瓷器出现简体字 青瓷‘双龙’出自古人小写”为题进行报道。虽然专家的解释还不是很具体到位，但确实纠正了头一天报道中认为康熙年间不能出现简体字的错误。详见《海峡都市报》2005年9月22日A12版。

此字形看起来比较诡异。^① 所以上述所谓“天书”，根本就是汉字，与土家族、苗族、瑶族、水族的文字都无关，文中所称的发现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都不足据。

据该报 2 月 20 日的后续报道，读者们还提出了诸如“有些像西夏党项族的文字”“做法事用的文字而已，有的是生搬硬套自创的，根本没什么意思，用来糊弄百姓的”“这些文字好像是道家符咒中的一些符号”等看法，皆属瞎猜。上海市绿化管理局退休工程师金嗣营认为“这些都是古代汉字的异体字”“酉阳发现的两本书，就是古今汉文字的对照表，而不是少数民族的文字”。他还在《康熙字典》上找到了相关文字。西安的中医师孙毅认为“这是用楷体的形式写出来的篆书，渊源是汉武帝时期的‘隶定古字’”“在《说文解字》里能找到这些字的篆体‘原版’”。他们的看法，才比较近实。此二人，前者因研究古树名木，长期和古碑、古文字打交道，后者因专业需要学过一些古文字，因此才有比较专业的认识。

当然，更为准确的识别则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深入的研究。2011 年，李春桃根据记者提供的部分照片，写了《近年重庆酉阳县新发现古书文字性质新探》，指出这其实是用传抄古文字书写的《三字经》，^② 喻遂生先后撰有《“酉阳天书”解析》《重庆新出传抄古文〈三字经〉解析》《重庆新出传抄古文〈三字经〉的版本和年代》等文章，^③ “酉阳天书”的本来面目终于得以彻底揭晓。

总而言之，汉字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离不开汉字。我们天天面对汉字，但有时候我们似乎离汉字还很远，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汉字。我们只知道汉字是由一笔一画组成的方块，但不知道那一笔一画是怎么来的？它们有什么样的含义？汉字在以前是什么样子？它们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汉字背后存在着怎样的文化内涵？这些问题我们似乎都不甚了解。本书主要讲述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演变、汉字的结构以及汉字与文化等有关问题，也包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我们会逐渐“走近”汉字，对汉字更加熟悉，更加了解。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对汉字了解得越多，汉字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聪明和智慧。如果能进一步“走进”汉字，进入汉字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则诚所望也，善莫大焉。

① 参见林志强《论传抄古文的形态变化及相关问题》，载中国文字学会、河北大学汉字研究中心编《汉字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 2005 年。已收入本书，见第五讲“附”。

② 李春桃《近年重庆酉阳县新发现古书文字性质新探》，《四川文物》2011 年第 5 期。

③ 喻遂生《“酉阳天书”解析》，重庆市语言学会第 8 届年会论文，2011 年 11 月；《重庆新出传抄古文〈三字经〉解析》，纪念何琳仪先生诞辰七十周年暨古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 年 8 月；《重庆新出传抄古文〈三字经〉的版本和年代》，纪念容庚教授诞辰 120 周年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 20 届年会论文，2014 年 10 月。

第二讲

观物取象的符号生成：汉字的创造(一)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历史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①《淮南子·本经》说汉字产生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看似离奇荒诞，实则是用神话的夸张手法表现了文字的产生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发明。有了文字，人类更方便了信息的记载和传播，更方便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从此，人类便从暗昧走向光亮，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始了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

那么，汉字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汉字学领域里一个颇具魅力的神秘问题，历代许多文字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思考，提出了种种推想和猜测，有的虽不无道理，但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开汉字起源之谜。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 and 科学研究的深入，汉字起源的神秘外衣正在逐层被揭开，但真正的情状究竟如何，还不能完全明了，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研。

壹 汉字起源的几种学说及评价

一、图画说

“图画说”要揭示的是汉字与图画的关系。对于汉字与图画的关系，汉代的学者已有初步的认识，但真正从理论上进行阐释的，则又经过了“书画同源”说和“汉字起源于图画”说的历时发展过程。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书者如也。”《段注》：“谓如其事物之状也。”此“书”字，其意犹今言“依样画葫芦”，实与绘画无别。而“书”字又可指称文字，如仓颉作书，意即仓颉造字。又许慎给象形字下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从这里我们便可

^①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见《古代社会》，杨东莼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页。

看出汉字与绘画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阐述汉字与绘画之关系的，传统上有所谓“书画同源”的说法。侧重于从绘画功能的角度说明“书画同源”的人是唐代的张彦远，他在《历代名画记》中引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又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①侧重于从汉字起源的角度阐明“书画同源”观点的人是宋代的郑樵。他在《六书略·象形第一》中说：

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

这里他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书画同出”，二是“书画有别”。首先他认为书画同出，这就是说，象形字和图画一样，都是取象于客观事物。正如许慎所说，象形字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而形成的，因而文字与图画具有共同的一面。其次，他在指出书画有共性的同时，还进一步区别了书画的不同：“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他认为汉字的象形，并不像绘画一样纤毫毕现，而是观物以取象，抓住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所谓“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从象形字的特点来看，郑樵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他对书与画的区别，虽然还不能抓住关键问题——书与语言中的词挂钩，具有音和义，画则否，但他能着眼于书与画之笔画的繁简、形神的不同来加以论述，说明他已开始辩证地思考书与画的关系问题，较之单纯论述“书画同出”，无疑更进了一步。

“书画同源”的理论是把书和画放在同等的位置追溯其来源，亦即说，书和画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都取象于客观事物。它说明了汉字与绘画的某种内在的关系，但还没有把汉字与绘画的先后关系明确揭示出来，与“汉字起源于图画”的说法还有一定的距离。简单地说，“书画同源”中的书和画是平行的关系，“汉字起源于图画”中的书和画是源流的关系。

较早提出“汉字起源于图画”的学者，有孙诒让、沈兼士、唐兰等人。如孙诒让在《名原》中说：“盖书契权舆（起始），本于图象。其初制，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按，绩即画）。此原始象形字也。”沈兼士在《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中说：“余以为文字之起原，实由于纪事之绘画。”又如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说“文字的起源是图画”，在后来的《中国文字学》中，他又说：

^①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①

这句话说明了文字和图画的联系和区别。文字起源于图画，但图画并不等于文字。所谓“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是指这种图画已经具有固定的读音，和语言中的词挂上了钩，也就是说，它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了，这时，图画才转化为文字。这就是图画和文字的主要区别。

上述“图画说”之诸种说法中的“书”“文字”“汉字”等的内涵，依“六书”分类，主要是指象形字和早期的会意字。也就是说，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象形字和早期会意字中得到证明。因为大部分的象形字都是照着它所表现的物体形状画出来的，即通过观物取象，“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如太阳写作☉，月亮写作☾等。早期的会意字是以形会意的，其实也类似于图画，如以戈杀人为“伐”，字作𠄎，以手开户为“启”，字作𠄎。随着古文字材料特别是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大量的象形初文得以目睹，而且从初文到现代汉字的发展演变，源流清楚，足迹显明，更能证明汉字起源于图画说之确切可信。现在，“图画说”已是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一种主要的汉字起源因素了。

二、结绳和契刻

结绳和契刻都是上古社会的记事方法。

《老子》和《庄子》中都有老百姓“结绳而用”的记载，《易经·系辞下》和《说文解字·叙》也有“结绳而治”“结绳为治”的话，可见上古社会结绳既用于记事，也用于管理。结绳的具体方法，《周易正义》引郑玄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云：“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结绳的作用在于帮助记忆，它本身不可能完整地记录事件的过程，也不能表示词的读音，因此结绳本身并不具备文字的性质。但是，结绳的一些形象却可能与某些汉字的构形有着直接的联系，比较明显的是“十”和“卅”的倍数。如在古文字中，“十”写作卅，“廿”写作卅，“卅”写作卅，即是取象于结绳。^②此外，“世”字金文作卅，篆文作卅，是“卅”的变形。《说文解字》云：“世，三十年为一世。”可见也与数目有关。^③甲骨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62页。

② 参见徐中舒《结绳遗俗考》，《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第185页；又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708页。

③ 或以为“世”字甲骨文作卅（《合集》6046“笹”字作卅），从“止”而上加“点”，仍因“止”为声，于省吾称为附划因声指事字。金文承之，后点变为横，为小篆所本（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461—462页）。《说文解字》以“三十年为一世”释之，乃据小篆之形而重解。